

最后的南侨机工



养鹅哥是张修隆晚年的一大爱好。

98岁的张修隆，是“南侨机工”这个称谓在海南省最后的主人。慢慢从屋檐下步回堂屋，家人眼里老人家硬朗的身板貌似又苍老了些许，或许是这段历史让他独自一人来背负太过沉重，或许是他又回忆起了连天烽火中的那段峥嵘岁月。从文昌到南洋、从南洋到云南、从云南回南洋、从南洋回文昌，十多年兜兜转转，张修隆最终落脚在了出生的地方，不时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历史。细雨薄雾里，那个头戴船帽、身着制服的英气小伙，好似又出现在视线中。

慷慨赴国难

“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海波绿，海云长，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。我们民族的血汗，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。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椰子肥，豆蔻香，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……”这首由田汉、聂耳共同创作的《告别南洋》，是张修隆老人一直未曾忘却的旋律。在1939年2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，3200多名热血侨胞哼唱着这首歌，从彼时尚且安逸的南洋奔赴烽火遍地的祖国，张修隆便是其中之一。1918年，张修隆出生在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一户贫穷的家庭，受生活所迫，小学尚未毕业的他便跟随舅舅前往南洋谋生，多年打拼下来，张修隆和舅舅已在新加坡有了稳定的收入，慢慢朝着自己的淘金梦进发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一声枪响，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，张修隆和同胞们只能在遥远的南洋恨自己不能为祖国出一份力。“国内战事吃紧，新加坡的报纸都有报道，每过一天心情就愈加焦虑。”张修隆回忆说，南京、上海相继陷落，中国部队节节败退，南洋的侨胞们再也坐不住了。1939年，南洋侨领陈嘉庚发出了“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”，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，受到爱国华侨的踊跃回应。但当时的张修隆不会开车、二不会汽修，只有一腔热血。“舅舅不会答应，家人更不会答应，但国难面前，容不得小家。”老人谈起过往，依然动容。1939年8月17日，瞒着家人，张修隆和同乡一起，作为最后一批南侨机工登上了回国的船。再望一眼南洋，慷慨奔赴国难。



2016年2月17日，站立在寒风中的张修隆，仍见当年的英气。



98岁的张修隆老人与家人在村中的生活场景。



张修隆获得的一枚纪念勋章。



2012年，海南省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颁给张修隆的荣誉证书。



1949年9月5日，新加坡移民当局给张修隆签发的一份证件。



张修隆家里张挂的“赤子功勋”书法作品。

前线急行军

到达昆明后，张修隆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了汽车驾驶及维修培训，加入了疾驰在滇缅公路的运输车队中，将一批批物资运送到抗战前线，和战友一道连接起了抗日战争最后的生命线。彼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地区虎视眈眈，包括张修隆奋斗过的新加坡在内，在日军的铁蹄下风雨飘摇，对南侨机工来说，家恐怕回不去了。“很多南侨机工都悲愤交加，只有继续在公路尽自己的全力，挽救祖国。”张修隆说，除了保障着抗战滇缅公路外，他还往返于昆明、贵阳和重庆之间的盘山公路上，其中黔滇公路里那著名的“二十四道拐”，他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。事实上，在侵华日军的情报里，早就发现了穿梭在仰光、昆明之间的这条生命线，随着东南亚地区的陷落，侵华日军也开始了对滇缅公路的大规模轰炸。在张修隆的记忆里，往返无数次的盘山公路有多惊险自不必提，但更令他记忆深刻的，是随时可能出现在头顶的日军轰炸机。“我在车队负责运输的是汽油，这比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，只要有弹片火星，汽油随时会爆炸。”张修隆说，在盘山公路上，他不仅要注意车况路况，还需随时保持听觉的灵敏，只要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就必须马上隐蔽。高低起伏的滇西山脉中，张修隆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机的轰炸，将一桶桶汽油运送到昆明、仰光，保障着运输队的畅通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，其后5个月时间里，泰国、老挝、柬埔寨、缅甸等国相继沦陷，孤立无援的仰光港在1942年3月7日陷落，滇缅生命线逐步被瓦解。随着日军步步逼近滇西地区，中国守军无奈切断位于怒江之上的惠通桥，切断了滇缅生命线，也切断了包括张修隆在内的南侨机工回家的路。

张修隆：

最后的南侨机工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 杰

返乡与荣耀

生命线断了，家回不去了，国民政府被迫遣散了南侨机工。但战争还在继续，张修隆则继续留在昆明机场工作，继续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到抵御外敌之中，直至抗战胜利。抗日战争硝烟散尽，解放战争烽火又燃，不愿与同胞为敌的张修隆选择了复员，回到了千疮百孔的新加坡，即便见到了舅舅和朋友，他也未曾提起自己这6年到底去了哪里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兴奋不已的张修隆选择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，对于自己的经历，他依旧闭口不提。辗转云南、新加坡归国后，张修隆的资料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遗失，人们只当里隆村那个出去打拼的游子又回来了，却不知他作为南侨机工为抗战胜利做了多大的贡献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遗物里发现父亲陈亚九也是南侨机工的乐东人陈雄找到媒体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南侨机工这个快要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而远在云南昆明的南侨机工档案馆里，也发现了张修隆的资料。而这时，不管是张修隆的老伴还是子女，都想不到这个平日里和蔼的老人曾有过一段热血的经历。养着一只会叫“阿公”的鸚哥，喜欢每天喝一杯黑咖啡，这些在南洋养成的习惯，依旧是张修隆的最爱。在卧室靠床的那个抽屉里，老人家颤巍巍地翻出了几个盒子。“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”绶带、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”，那些证明过他曾经为国奉献的证据，都被老人家细细珍藏。2015年年中，曾有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寄到张修隆位于抱罗镇里隆村23号的家中，那是一份来自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礼请的邀请。张修隆的家人还记得，打开邀请函的刹那，这个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两眼含着热泪，久久不语。遗憾的是，因为身体原因，张修隆最终未能成行。2015年9月3日，张修隆特意起了个大早，在家人的簇拥下坐在电视机前，观看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直播。当画面切到那一个个端坐在车上的老兵时，张修隆知道，那里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，有一段由他书写的历史。伴着电视机的反光，墙上“赤子功勋”四个大字正熠熠生辉。



琼籍南侨机工谢章农(左)与吴惠民王仪 摄生前的合影。



2010年2月1日，在文昌市头苑镇坑尾村家里，吴开进向记者讲述其坎坷曲折的一生。 范南虹 摄

2009年调查时健在的滇琼两地琼籍南侨机工

翁家贵(已故)、吴惠民(已故) 吴开进(已故)、谢章农(已故) 张修隆、罗开瑚

长眠海南的南侨机工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

1939年，当爱国侨领陈嘉庚一声号召，3200多名南洋侨胞分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，而这其中，共有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穿梭在险恶的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上。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，3200多名机工之中，有1000多名复员回到居住国继续自己的南洋梦；有1000多名在战争中因疾病、车祸、战火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长眠在滇西山区；剩下的1000多名，则选择与当地女子共结连理。究竟有多少琼籍机工选择回到海南？已不可考。他们当中，有的选择回到故乡并最终长眠天涯，有的有着传奇般的故事。吴惠民：改名报国 2016年1月8日去世

吴惠民原名叫吴钟标，3岁时父亲去世，由母亲一手拉扯大，为了让儿子长大后更有成就，这个坚强的女人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块田，将15岁的他送到新加坡随叔叔谋生。吴开进从未主动跟家里人提过南侨机工的故事，直到最后一次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，家人才得知吴老先生曾是其中一员。

陈亚九：隐姓埋名 1994年去世

1994年，乐东黎族自治县一位普通的退休技工离开了人世，其真实身份，连妻子及5个儿女也不清楚，以至其墓碑上只能用“归国难侨”一言以蔽之。15年后，其子女在为母亲申请低保时，才偶然间发现父亲至死都不曾透露的南侨机工的秘密。他叫陈亚九，原名叫李燕鸿（音），1915年6月出生于是马来亚，祖籍福建，从祖辈起已在马六甲定居。陈亚九18岁开始在马六甲的汽车行做修理工，同时学习驾驶汽车。1939年初，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，其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前线运输军需物资，陈亚九立刻响应陈嘉庚先生的报国号召，报名参加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。1939年5月22日，改名换姓的陈亚九跟随第五批共535人的南侨机工服务团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，在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局接受军事训练1个月后，被分配到国民党西南运输分局(下关、保山)汽车连第14大队，执行运输任务。后因火灾导致身份证明遗失，便一直颠沛流离，最终以归国难侨的身份来到海南定居。1994年老人离世前有个心愿，希望子女们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档案和名份，找到马来西亚的家属。一晃60余年过去，曾经穿梭在滇缅公路的英气少年已寥寥无几，究竟还有多少南侨机工背负着秘密长眠？又还有多少活着的老人等待着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？